

午 11  
92

乙亥年仲夏月

刪補清太醫院

治瘟速效

述古老人題



# 附清暑藥茶

夏日如火每見挑抬苦力奔走路上中心如焚  
沿途渴飲不巳冷熱在所不計以致中暑發痧  
霍亂猝狀昏倒道旁藥不及救或施救不及死  
者不知凡幾爰擬清暑藥茶一方倘蒙

仁人善士照方施送利濟貧苦功德無量

苦丁茶 二兩 淡竹葉 二兩 荷葉 一兩

滑石末 二兩 連翹 五錢 菊花 五錢

薄荷 一兩 燈 薪 一帚

右八味稱足浸沸水一挑安置路旁任

飲之可免一切暑痧霍亂急症

瀘縣劉裕民印送伍百冊

榮昌胡春林印送叁百冊

榮昌胡光國印送叁百冊

榮昌胡用康印送貳百冊

榮昌胡紹淵印送壹百冊

榮昌葉仲洵印送壹百冊

隆昌黃幼濬印送貳百冊

隆昌漆之久印送壹百冊

隆昌羅觀光印送壹百冊

隆昌唐祝華印送壹百冊

刪補清太醫院治瘟速效序

今年孟春詣師門賀歲師言大兵之後瘟疫流行人居其中無可避免惟養浩然正氣始能勝之敬聆此訓悲憫良深蓋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瘟疫之氣至穢且戾正氣充於體自可無虞此上古天真論所謂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也然浩然之氣非盡人皆能也只圖苟免而不能濟人不可為道知瘟疫潛伏而弗預防不可為義不道不義氣先餒矣雖欲自免其又奚能亟欲博求羣書參以時宜著論選方以資救濟而學識謏陋腹笥空如心餘力絀徒呼負負乃致函同道周禹錫先生請其研究端午日奉禹錫函并刪補清太醫院治瘟速效書稿一冊囑序於余莊誦之餘不禁額手相慶夫治疫之法惟清熱解毒宣氣而已矣古者元旦飲屠蘇端午浴蘭湯重九佩茱萸皆取芳香解穢之意踏青登高龍舟競渡周禮籩以逐疫方相掌之亦藉游

行歡笑以宣其氣論語載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是孔子以正氣潛消之也至清熱之法惟此時為然蓋古有寒疫熱疫寒者主以聖散子之類熱者主以清瘟敗毒飲之類今世則熱疫多而寒疫少矣故解毒宣氣必兼以清熱也間嘗考瘟疫之原固由戾氣初非天地間另有一種異氣也是氣也人之所自為者也政繁賦重憂患餘生愁慘之氣怨毒之氣瀰漫空際上干天和一也頻年兵燹戰爭不息碧血殷地白骨盈郊二也車馳馬驟地皮震動山嵐瘴氣觸之輒發三也刀兵之後必有凶年道殣相望屍氣侵人四也繁盛之區電燈連旦富者徵歌逐色貧者枵腹勞形以擾其陽而耗其陰五也此五者可以人力改革之也更有雖屬人為而勢有不能已者人氣最熱人口漸多昔日視為苦寒邊塞今與內地無殊矣科學發明駛汽船馳火車翔飛機戰鬪之器械製造之工廠採鑛之機器疇非灼熱空氣之物哉加以天時

之溫暑溼熱與穢濁之氣互相蒸發人在氣交之中無隙可避一人患之舉家傳染  
一家患之闔境傳染而成燎原之勢矣夫豈天地之戾氣哉夫豈五運六氣天符歲  
會之所致哉至於治療之法醉心歐化者侈談血清治療內科全書譯自西洋醫學  
其論急性傳染直云無特效藥之發明惟血清之成績較佳血清者激發人身抗毒  
本能間接以殺病菌為事僅得吾國醫解毒之一法尚弗及國醫之直捷了當也國  
醫之治瘟疫也本於仲聖清邪中上濁邪中下三焦相溷內外不通清太醫院原著  
將傷寒瘟疫比較明析足見苦心而選方論證尚有未盡脗合者得禹錫從而刪補  
之始成完璧其論病理也悉本於清濁互中之旨其論治療也悉本於清熱解毒宣  
氣之法寥寥十一方表裏精粗無微不至蓋禹錫為當代名醫九十人之一中央國  
醫館特約為撰述員山西中醫改進會遙尊為名譽理事蘇州國醫學校函聘為講

師上海醫界春秋社公推為名譽社員其著述散見於各醫報雜誌片箋片玉讀者咸珍惜之已刊者有拯瘼軒醫學就正錄待刊者尚有多種其學術之宏經驗之富早為海內外人士所推重今此書一出救民病於倒懸補天地之缺憾是禹錫充其浩然之氣以康濟斯民也吾願此書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家喻戶曉活人無量更願有力之家照書內之方依法配製施送貧人以廣其救濟之功且願當塗者洗滌其心志溥福於人羣勿再造疫而甘為散瘟使者也噫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端午日南溪書田程茂根序於海棠香國之果園

刪補清太醫院治瘟速效瘟疫辨論

清太醫院醫臣等原著

涇南 周禹錫 刪補

醫道操生殺之權。原欲起死回生。活人反掌。是乃仁術也。刻今瘟疫盛行。各省徧染。死者如恆河沙數。亦幾人類殄滅矣。雖曰數由天定。亦由醫者治之。未得其法。耳蓋疫症之與傷寒。其受病也異。則其治之也亦殊。傷寒感天地之常氣。其氣自毛竅而入肌肉。由肌肉而入臟腑。是以仲景有三陰三陽之治。法最詳矣。惟此瘟疫。感天地之厲氣。厲氣者。非風寒暑溼之氣。乃天地間另為一種凶荒旱潦烟嵐瘴厲之毒氣也。傷寒不傳染於人。惟此瘟疫。城市鄉村。男女大小。互相傳染。一病百病。何感寒之有。其不正之氣。始自口鼻而入。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全於伏脊之間。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為半表半裏。所謂橫連膜原是也。傷寒初起。頭痛而身

疼發熱而惡寒。太陽症也。瘟疫初起。始於膜原。陽明經症。而其外症。與傷寒無異者。何也。其膜原之邪氣。上浮越於太陽。依然頭痛身疼。發熱不休。更浮越於陽明少陽。依然口苦咽乾。耳聾脇痛。蓋因邪氣橫踞膜原。流佈三焦。雖有表症。實無表邪。類皆合病併病。相傳兼傳之理。非若傷寒之由太陽而入陽明少陽。一經纔過。又傳一經也。傷寒兩感者少。瘟疫兩感者多。此瘟疫之與傷寒。其傳經迥不同也。但傷寒頭痛身熱惡寒。瘟疫初起。始覺凜凜微惡寒。而不甚大惡寒。及到三四日後。純是發熱。全不畏寒。一發熱則口苦咽乾。渴欲飲冷。此猶是感邪之輕者也。若感邪之重者。一起則頭痛如斧劈。身熱如火燒。一日舌變白。二日舌變黃色。數日內口鼻鮮血不止。此症最急。急宜清之下之。稍停不得也。要之感邪原有輕重。故受病即有淺深。傷寒之邪。由氣分而入血分。其來暴。瘟疫伏邪。由血分而散氣分。其來徐。徐則淹連數日或



漸加重。徐轉為暴。傷寒之邪。自外傳內。自表達裏。內之裏症。皆自外之表症侵入於內也。瘟疫之邪。由內達外。自裏達表。外之表症。即內之裏症浮越於外也。傷寒多表症。始而頭痛身疼。繼而口燥咽乾。瘟疫皆裏症。一發即口燥咽乾。頭痛身疼不言矣。傷寒外邪。投以發散。一汗即解。瘟疫伏邪。投以發散。汗不能解。即使能解。終歸不解。病且愈篤。傷寒初起。解以發散。大忌清涼。瘟疫初起。解以清涼。大忌發散。傷寒初起。用清涼而病愈甚。投以發散。信手而解。瘟疫初起。用發散而病愈重。投以清涼。撒手而愈。蓋以瘟疫有太陽之症。無太陽之邪。清之則是。汗之則非也。傷寒汗解。在發散之前。瘟疫汗解。在清涼之後。傷寒得汗即解。速而易。瘟疫必待下後。裏清表透邪清。可得汗而愈。且汗出多戰。方得解也。或有戰而無汗。次日當期復戰。醫者不識。見其發戰身厥。遂用常山草果。直以瘧疾治之。其誤人不少也。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

治經而經症即愈。瘟疫伏邪在內。內溢於經。治內而經症全消。總之傷寒始於太陽。瘟疫始於陽明。傷寒以發表為先。瘟疫以清利為主。瘟疫雖有頭痛身熱之表症。實無頭痛身熱之表邪。若發汗而內邪愈熾。內火愈燃。且使頭痛愈甚。煩熱倍加。如抱薪救火。輕者致重。重者致死。此麻黃桂枝羌活等湯。敗毒五積參蘇等散。以之治傷寒則可。以之治瘟疫。未有不速之死也。此中關鍵。最要辨別清楚。一有不清。殺人如反掌矣。傷寒瘟疫起初。傳經不同。故用藥亦異。而其所大同者。一入陽明胃腑。胸腹脹而渴極便閉。皆能食入胃實。此仲景大柴胡湯三承氣湯等之所可借以為瘟疫用也。而其所不同者。傷寒有陰症有陽症。惟此瘟疫。本於傳染。祇有陽症。並無陰症。祇有陽極似陰之症。並無陰極似陽之症。蓋瘟疫之陽極似陰。輕則身熱而四肢獨冷。重則身涼而周身如冰。血凝青紫。指甲青黑。此體厥也。及診其六脈。熱重而沉細。

瀉數熱極而六脈俱閉。甚至全然無脈者。此脈厥也。脈體兩厥。似陰症也。及察其外症。氣噴如火。口燥咽乾。飲冷不絕。舌胎黃黑。旋生芒刺。心腹痞滿。小便赤澀而痛。大便閉結而難。以此思之。是陽症乎。是陰症乎。醫者不知。遂以為虛寒陰症。而妄用理中四逆等湯。薑桂回陽等藥。藥一到口。如火上添油。以火助火。火躁極而聲啞。恍恍惚惚。如醉如痴。循衣摸牀。不省人事。死在旦夕。遂疑為啞症傷寒之類。而不知誤用薑桂之過也。若見此瘟症陽厥。即當舍脈從症。不可舍症從脈。急宜照後方加味涼膈散加味六一順氣湯。大下特下之。則脈自出而厥自止。是即起死回生之妙也。凡傷寒有下症。瘟疫亦有下症。但傷寒之下不宜早。早則誤事。瘟疫之下不宜遲。遲更誤事。傷寒瘟疫。舌上俱有黃白黑苔。傷寒雖有黃苔。必要胸腹脹滿。六七日不大便者。方可下之。瘟疫則不然也。白苔初起淺薄者。邪在膜原。不可下。下之太早。恐胃氣

一虛邪氣乘虛而入胃腑。須照後方神解散清化湯達原飲清解之可也。若清解之後邪氣潰散。身涼熱退。頭不痛。口不渴。再為柴胡清燥一劑更妙。若起初清解一劑。頭雖不痛。而身熱不減。口渴不止。舌苔忽然變為紅黃色。六脈忽然變為沉數濇。是邪熱分布入胃。或入三陰。即照後方增損大柴胡湯增損雙解散。或加味涼膈散清解而下之可也。瘟疫白苔不可下。若苔積如粉。或黃白相間。知邪將入胃。亦可照後方升降散。或小承氣湯小下之。不必大下也。若純是黃色。或生芒刺。知邪入胃腑。不必若傷寒之大便秘結而後下之。速下之可也。大下之可也。下之而黃苔轉白。脈沉轉浮矣。言黃苔之當下。而黑苔不待言矣。要之瘟疫之感邪有輕重。故下症亦有輕重。亦如仲景之治傷寒。分三承氣湯下之也。且傷寒下後。脫然而愈。一下便止。惟此瘟疫。其邪氣橫於膜原。或出表。或入裏。或又有表裏分傳之事。感邪輕者。膜原之地。一

刺瀆散即愈。不復入裏再傳。感之重者。即見表裏分傳。迅速不停。一半向外傳。則邪留肌肉。一半向內傳。則邪留胃家。留於胃而裏氣結滯。表氣因而不通。下之而裏氣一通。表氣即解。自得汗而愈。感之輕者。一次下之可愈。感之重者。數次下之始愈。如今日下之。而身不熱。口不渴。脈不數。延數日而忽然身熱。口渴。煩躁。脈沉。是邪熱復生。仍須再下之。不必執定前已下過。不必再下也。此瘟疫之一下再下。又與傷寒不同也。至於瘟疫之脈。亦與傷寒迥異。傷寒初起。脈多見於左關。人迎。瘟疫初起。脈多見於右關。氣口。傷寒初起在表。脈多浮而弦緊。瘟疫初起在裏。脈則不浮不沉。而緊數。瘟疫之脈。洪長滑數。病之淺也。沉伏細澁。病之深也。六脈俱閉。全然無脈。病之深而又深也。若以瘟疫而見沉伏之陰脈。非陰脈也。熱邪甚而脈為之閉也。傷寒邪入少陰。脈沉伏。而用理中薑桂以溫之。溫之即愈。瘟疫邪入少陰。脈沉伏。而用

理中薑桂以溫之。溫之即死。傷寒多舍脈從證。此又不可不知也。至於瘟疫之用藥。比治百病。宜緊宜速。何也。其感邪重者。其傳變亦速。其用藥不得。不速。如早見舌上白苔如粉。膜原清解之症也。至午則舌變黃色。口渴脈滿。邪已入胃。陽明當下之實症也。至午後夜間。復加大熱。舌黑生刺。鼻如烟炭。三陰大下之症也。一日而三傳三變。如此迅速。所以有三日而即死者。五日而即死者。用藥得不緊且速乎。如此急症。須一日而三診其脈。三用其藥。如早見舌上白苔。知邪在膜原。即用神解散。清化湯。芳香散。或達原飲治之可也。午見舌變黃苔。知邪已入胃。即用增損大柴胡湯。增損雙解散。或三消飲。連清帶下可也。至夜間舌忽變黑。知邪入三陰。即用加味涼膈散。加味六一順氣湯。或解毒承氣湯。大下之可也。此等急症。有一日而下三四次者。有連下三四日者。有下一日間一日者。若用藥稍緩。藥不及病。必

自斃矣。且也傷寒有嘔逆。瘟疫亦有嘔逆。瘟疫之嘔。胃熱上冲。不必止嘔。但瀉其熱。而嘔自止。傷寒有自痢。瘟疫亦有自痢。瘟疫之痢。積熱下注。不必止痢。但瀉其熱。而痢自痊。傷寒有下血吐血。瘟疫亦有下血吐血。瘟疫之下吐。由邪熱之上攻下濁。不必止血。但下其熱。而血自愈。其中現出雜症。種種多端。所貴治其本。不求其末。清其源。不塞其流。斯為聖手。總之瘟疫之用藥。無他。起初下手。病在膜原。大忌麻黃桂枝。羌活蒼朮白芷防風等發散之劑。病不在表也。不在表而誤用發表之藥。反以揚其邪熱。必致頭愈痛。身愈熱。口愈渴。病愈篤。不至死亡而不已也。及至病在胃腑。病在三陰。大忌薑桂附子等藥。以助其熱。參朮耆苓等藥。以遏其邪。是為紅爐添炭。以火濟火。火焰極而大命必傾矣。君如不信。請試用之。曾見幾人愈否。他如瘟疫下後。病未全愈。只宜甘潤之劑。徐徐滋陰。以養陽。不宜陡用洋參箭耆以驟補。恐邪熱未盡。

病將復作矣。自古先賢。悉以瘟疫為大症。其受症異。治法異。行邪伏邪異。六經傳變異。六脈變幻異。今之醫書。汗牛充棟。部部皆有瘟疫一類。而考其方。猶是發表解表之劑。所以用之者鮮效。甚至有以瘟疫作傷寒治者。百無一生。今遵劉松峯及吳又可二先生之治。其瘟疫初起。不過清涼之劑。及邪入臟腑。不過瀉下之品。而其補養也。不過甘潤之藥。其方不多。其法至簡。而其收功也。則神而速。開千古未有之秘。發先賢不傳之奧。誠瘟疫中之聖手。而為救世之寶筏也。今將方列於後。願仁人君子。照此方治之。活人反掌。功莫大焉。若有妄言欺世。貽害蒼生。死墮地獄。永無出期。禹錫按古人論瘟疫。每與溫熱病混淆不清。如吳又可論瘟疫而混及溫疫。戴北山論溫熱而稱為瘟疫。葉天士則誤以溫邪吸自口鼻。吳鞠通又從而和之。並統風溫溫熱溫疫溫毒冬溫為一例之類是也。殊不知瘟疫與溫熱大不相同。內經



曰。五疫所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此瘟疫也。又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此溫熱也。兩者判然不同。豈可混而立論。即如清太醫院醫臣等所撰之瘟疫辨論。究其理多類伏氣溫邪夾穢毒之傳變。蓋伏邪發從中道。或先表後裏。或先裏後表。或但裏不表。或表而再表。或裏而再裏。或表裏偏勝。或表裏分傳。或表裏分傳而再分傳。或表裏三焦齊發。此伏邪九傳之病理。其先有伏邪。而後感染疫毒之輕者。視其人何經之強弱。為伏邪所吸引。乃有此九種傳變。一如前論之所云云者。若夫急險暴發之瘟疫。由空氣中所含之厲毒。一觸即病。甚至朝發夕死。夕發旦死。豈待淹連傳變哉。蓋瘟疫為天地之戾氣。發無定處。起無定時。或間歲一遭。或數十年一遇。或蔓延及於千里。或為禍止於一隅。老幼相染。病狀多同。既不能平脈以明因。又難以循經而定治。爰如持

虛。死不終日。此真天地之殺運。病之最為慘酷者也。溯其致病之由。大率在兵凶饑饉之餘。長夏暑溼之際。屍氣溼熱。互相蘊蒸。化生毒菌。人在氣交之中。無隙可避。是以無論大小。皆相傳染。其病狀各人相似也。然受病之初。多從口鼻吸入。由氣管達於血管。將氣血凝結。壅於淋巴管上。口總匯管之津門。津鬱成痰。阻痺氣機。肺主一身之氣。肺氣閉塞。其急者逆傳內陷。淤塞其血脈。毒菌若由循環器攻心犯腦。則病最險。而死亦最速。故西人稱之為急性傳染也。其緩者則順傳胃腑。以胃為五臟六腑之海。又為藏垢納污之所也。或為伏邪吸引。直行中道。潛伏於三焦膜原。以膜原之空隙。最易容邪也。必視何經之強弱而傳變。如溼氣盛者。發為土疫。熱氣盛者。發為天疫。風氣盛者。發為木疫。寒氣盛者。發為水疫。燥氣盛者。發為金疫之類是也。故黃帝曰。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

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邪干。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日。蓋言疫病之易於傳染。應如何避之。方可使之而不傳染。其法有四。一宜謹葆身體。恬快虛無。使正氣從之而內固。則疫邪自不能干犯也。一須勿近患疫之人。以避其傳染之毒氣也。一宜用芳香取嚏。使氣出於腦。天牝鼻也。天食人以五氣。鼻受天之氣。故曰天牝。疫邪由鼻之呼吸上通於腦。腦為一身之要樞。五臟精華之所聚。神明用事之府。疫邪犯腦。其死最速。故用芳香取嚏。使腦中疫邪仍從鼻而出也。一則當其用芳香取嚏氣出於腦之先。自須存想吾心如日。以壯心神。以心為君主之官而藏神。主不明則十二官皆危。想心如日。神出主明。如日麗中天。疫邪自無容留之地矣。如是避之。所謂聖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之預防法也。彼衛生學家。未達治疫之源。僅用石灰藥水以殺菌。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於防疫解毒之方。終無良法。施治。顧西醫之所得。其賢於吾國。治疫之失也。幾希。若夫清潔飲食。淡泊自甘。疏濬溝渠。滌除污穢。少入鬧熱場中。常游茂林修竹。防疫於未然。為人人能行之事。亦衛生之不可少也。至瘟疫與溫熱不同之點。已如上述。而治法之有不同者。則又不可不知。治溫熱之法。宜按六經。與傷寒同。不過溫熱伏邪自裏而出。傷寒外感由表而來。為不同也。治瘟疫之法。當分三焦。上焦如霧。宜用芳香宣散以祛之。中焦如瀉。宜用辛苦疏通以逐之。下焦如瀆。宜用苦寒攻下以泄之。且無論上中下焦。尤以逐穢解毒為主。故與傷寒溫熱之治法。頗有不同也。惟順傳胃腑宜急下。與直行中道傳變有九之施治。有與溫熱伏邪相同者。然亦以瘟疫急而溫熱緩。治瘟疫之藥劑宜重。治溫熱之藥劑較輕。為不同也。又瘟疫與溼溫略同者。但亦始同而終異。蓋瘟疫與溼溫。俱為溼熱蒸騰。

之候。故其病之初起者。皆可用芳香宣散之劑也。惟溼溫不夾穢濁。故傳變甚緩。而瘟疫則含有毒菌。故傳變甚速。溼溫有不可妄下之禁。瘟疫則有下不厭早之訓。此亦大異也。至於分別輕重。審症施治之方法。除於清太醫院醫臣等所選列一十五方中。採取升降散合清化湯。暨增損三黃石膏湯加味涼膈散四方。通變而為三方。以期適合時代之需要外。其餘不合時代之方。皆一律刪去。以清眉目。而免混淆。當此世界交通。氣化異常。有非古代方法所能賅括盡治者。於此則又不得不補以近世新發明之療法也。就余平日之經驗。初起時宜用鏹鋒刺尺澤穴。放出紫黑之血。以使毒氣外泄。一方面用開竅救急丹少許。吹鼻取嚏。使氣出於腦。即嚏者輕。無嚏者重。內治宜用芳涼清透。開閉逐穢。活血通氣為正法。先服硃雄化毒丸以殺菌毒。審證察舌。輕者宜用通變升降清化湯隨症加減。較重者

宜用通變增損三黃石膏湯按症施用。最重者宜用通變加味涼膈散表裏兼施。疫邪兼溼初在氣分者。宜用甘露消毒丹合太乙紫金丹。疫邪兼暑深入血分者。宜用神犀丹合太乙玉樞丹。熱盛者再加紫雪。毒火盛者。宜用俞氏解毒承氣湯合犀連承氣湯。峻下其三焦之毒火。此二方合劑。苟善用之。較余師愚清瘟敗毒飲更優。迨疫邪清解既盡。則宜用甘寒之劑。以救其津液。治法與伏氣溫熱病同。詳於何廉臣氏重訂廣溫熱論驗方妙用八法中。方書謂百病之生。症由體異。疫氣之發。老幼相似。既流行於一方。多同氣之相感。能於疫作之初。推究所受之源。徵以治驗。則千百人可以一方起之。是誠見道之言也。余之選方無多。期實用而獲捷效者。其意蓋亦本此爾。昌黎有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大雅宏達。倘能起而匡正之。則宇內蒼生。胥受其惠於無窮矣。

通變升降清化湯。

此方治瘟疫初起。自覺背微惡寒。頭額暈脹。胸悶心煩。手指

痠麻。繼即昏昏悶悶。肢懶神疲。頭痛如破。眩暈欲倒。身熱如燒。心中忙亂。肢麻胸  
痺。腕痞。胸腹按之灼手。溲黃赤熱奇臭。便閉或下膠垢。鼻觀聞之有蒸氣。望面色  
垢晦。口氣臭穢。味覺極苦。察舌質老赤。或起朱點。苔黃白厚膩濁。時欲乾噦。口苦  
而膩。或大渴。或不渴。或無汗。或微汗出。手臂膠靜脈青黑粗脹。急重拍臂膠。現出  
黑塊。再用磁鋒刺出黑血。先用開竅救急丹。迫射兩鼻取嚏。然後照此方相體虛  
實。察病輕重。權衡分量之輕重。按各症加減用之。

白殭蠶 二錢

全蟬蛻 三錢

鬱金 三錢

生大黃 三錢

金銀花 一兩

石菖蒲 三錢

生梔子 六錢

枯芩 三錢

淡豆豉 六錢

淡竹葉 六錢

浙貝母 八錢

廣花粉 六錢

連翹 六錢

薄荷 錢半

八錢  
料碎

三錢  
切碎

六錢  
料碎

三錢

六錢  
料碎

六錢

川省... 醫完... 台... 盧... 文... 聖... 昌... 文... 實... 壽... 五... 印... 局

另以鮮蘆根切片。白茅根切碎各壹兩。鮮荷桿一尺折。煮水煎藥。

附加減法 無汗者。加連鬚葱白十枚拍破。汗多者。去薄荷。大渴者。倍花粉。不渴者。

倍菖蒲。口苦甚者。加龍膽草三錢。頭面腫甚。目不能開。頸項耳下頰顙腫大。咽痛

喉疼者。加淨青黛一錢。牛蒡三錢。金豆子三錢。搗爛。玄參六錢。原方中去淡豆豉

石菖蒲。通身紫塊。並發出大小青紫疹點斑塊者。去薄荷竹葉。加蒲公英一兩。紫

草三錢。粉丹皮三錢。白薇八錢。玄參一兩。桃仁泥三錢。紅花一錢。羌服犀角汁。胸

痺加瓜蒌薤白乾各三錢。腕痞脹拒按。加生枳實三錢。胸腹攪痛。加薤白乾三錢。

太乙紫金。磨汁羌服。漫短赤如沸。加知母三錢。滑石六錢。寒熱如瘧。腕悶甚者。

原方貝母花粉增至一兩。加半夏三錢。青蒿三錢。常山苗一錢。發黃者。加茵陳蒿

一兩。生黃柏三錢。連皮綠瓜絡三錢。倍梔子。營衛不通。血凝不流者。加辰砂砂細



末三錢。入湯劑。真麝香一分。二次送服。禁忌油膩腥羶酒沐浴房勞等。如有茶  
服汁時。元服更佳。

通變增損三黃石膏湯

此方治瘟疫表裏三焦大熱。五心煩熱。兩目如火。鼻乾

面赤。唇焦裂。舌乾赤起刺。苔焦黃起芒。惡熱飲冷。甚則神昏譫語。躁渴欲死。

白殭蠶 二錢

全蟬蛻 三錢

生石膏 二兩  
研細

肥知母 六錢

連翹 五錢

刀雅連 三錢  
杵碎

枯 苓 三錢

生黃柏 三錢

生梔子 六錢  
杵破

淡豆豉 六錢  
杵破

薄荷 三錢

廣花粉 一兩

生瓜蒌仁 六錢  
研細

另以鮮蘆根切片。白茅根切碎各二兩。煎湯代水

附加減法

汗多者。去薄荷。蠶蟬減半。熱渴甚者。倍石膏知母花粉。神昏譫語者。加

紫雪一錢五分。分三次用藥汁送下。禁忌如前法。

通變加味涼膈散

此方治瘟疫毒火。蟄蟻三焦。充斥表裏。蘊結胸膈。上蒸心腦。

下灼胃腸。橫逼肝膽。致現頭痛如斧劈。身熱如火燒。外無汗。內便閉。神昏譫語。肢  
愆動風。漫如沸湯。渴同奔驥。舌本紫赤而斂。束堅卓。苔現乾黃厚燥。或黑而中心  
厚痞。暨中下有燥裂斷紋者。病重脈亂。舍脈從舌。按症審治。下盡其毒。涼透其熱。  
無問其數。以平為期。是即起死回生之道也。

白殭蠶 二錢

全蟬蛻 三錢

刁雅連 三錢

生大黃 六錢

淨芒硝 六錢

鬱

金 三錢 杵碎

生梔子 八錢 杵破

枯

苓 三錢

生黃柏 三錢

連 翹 六錢

淡竹葉 六錢

薄 荷 上 錢

全瓜蒌 一 兩

另以鮮蘆根切片。白茅根切碎各四兩。鮮刮水竹筴一兩。煮水煨藥

附加減法 胸高脇起。嘔血如汁者。加犀角汁。上蒸心腦。逆傳內陷。神昏譫語者。加

犀角汁紫雪橫過肝膽神經受燥癩癢者加羚羊角汁龍膽草禁忌如前法。

### 開竅救急丹

此丹不但治瘟疫危險急證悶證兼治急痧閉證各種時令病無

論伏氣新感暨一切急性傳染病得嚏即生。

八寶紅靈丹一兩

太乙紫金丹五錢

薄荷冰二錢

紫雪二錢

西牛黃五分

麝香當門子五分

右六味分別研和。磁瓶密貯。病發時吹鼻取嚏。即嚏者輕。無嚏者重。若人事不省者。點兩眼角刺戟神經。以開泄其血絡機竅。俟甦後。再吹鼻吹喉。或吞送少許。並刮痧刺穴服藥。多方救之。屢獲奇效。惟吐血衄血暨脫證則忌用。

### 硃雄化毒丸

此丸專治時行瘟疫。牽羸毒穢。急痧傳染。心腹攪痛欲死者。急用

此丸以殺其毒菌微蟲。

明珠砂 四兩

泡雄黃 四兩

獨蒜 一觔

薄荷葉 細末 不拘多少

先將珠雄研細。獨蒜去皮搗泥。內珠雄和勻。再入薄荷末適宜。為丸如梧子大。陰乾。每服三五丸。下咽須臾。即得痛止。其毒菌微蟲。多從嘔瀉而出。歷試輒驗。

甘露消毒丹

此丹又名普濟解毒丹。為清葉天士先生所發明。專治溼溫時疫

之主方。如發熱倦急。胃悶腹脹。肢痠咽腫。斑疹身黃。頤腫口渴。溺赤便悶。吐瀉瘡痢。淋濁瘡瘍等證。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膩。或乾黃者。是暑溼疫邪。尚在氣分。服此立效。並治水土不服諸病。

飛滑石 十五兩

綿茵陳 十一兩

浙貝母

黃

苓 各十兩

連翹

薄荷 各八兩

石菖蒲

六兩

水

通 五兩

藿香葉

麝

干 各四兩

白菴 二兩

右藥生曬研末。切勿見火。水打成丸。每服三錢許。

神犀丹

此丹為清葉天士先生所發明。專治濕熱暑疫。氣滯傷營。癰厥昏譫。斑疹內陷。舌苔光絳。或圓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

犀

角

廣文柏散

菖蒲

六兩 搗汁

鮮銀花

一兩 搗汁

鮮生地

四兩 搗汁

人中黃

四兩

飛青黛

苦楝

連翹

十兩

青子芩

六兩

淡豆豉

八兩

老紫草

四兩

廣花粉

四兩

玄

參

七兩

右藥各生曬研末。勿見火。以各汁搗和為丸。切勿加蜜加糖。如難成丸。可將香豉煮爛。每丹重三錢。涼開水調服。日二三次。小兒減半。如無人中黃。用全汁十兩。昔蘇州瘟疫盛行。蘇撫囑先生撰方救世。乃立此二方。救人無算。幸勿輕視之。

解毒承氣湯

此方為紹興何廉臣先生校勘先哲俞根初氏所撰通俗傷寒論中之經驗特效方。為峻下三焦毒火法。

金銀花六錢

連

翹六錢

生梔子六錢

枯 芩四錢

刀雅連三錢

生黃柏三錢

小枳實三錢

生大黃六錢

西瓜硝三錢

金 汁一兩

蚯 蚓四條白頸者佳

右先用雪水六碗。煮生菜豆二兩。滾取清汁煎前藥。後三味冲服。

按何秀山註曰。疫必有毒。毒必傳染。症無六經可辨。故喻嘉言從三焦立法。殊有

卓識。此方用銀翹梔芩。輕清宣上。以解疫毒。喻氏所謂升而逐之也。黃芩合枳實。

善疏中焦。苦泄解毒。喻氏所謂疏而逐之也。黃柏大黃瓜硝金汁。鹹苦達下。速攻

其毒。喻氏所謂決而逐之也。即雪水菜豆清。亦解火毒之良品。合而為瀉火逐毒

三焦通治之良方。如神昏不語。人如屍厥。加局方紫雪。消解毒火。以清神識。尤良。

犀連承氣湯。

此方為紹興何廉臣先生校勘先哲俞根初氏所撰通俗傷寒論

中之經驗特效方。為心與小腸並治法。

刁雅連錢半

料

生枳實錢半

料

生大黃三錢

錢

以上三藥煎湯去滓。先入後三藥汁。

犀角汁兩錢

金汁一兩

鮮地黃汁六錢

以上三藥沖前湯頓服。日三四劑。

按何秀山註曰。心與小腸相表裏。熱結在腑。上蒸心色。證必神昏譫語。甚則不語如尸。世俗所謂蒙閉證也。便通者宜用芳香開竅以通神明。若便秘而妄開之。勢必將小腸結熱。一齊而送入心竅。是開門揖盜也。此方君以大黃黃連極苦泄熱。涼瀉心小腸之火。臣以犀地二汁。通心神而救心陰。佐以枳實。直達小腸幽門。俾心與小腸之火。作速通降也。然火盛者必有毒。又必使以金汁。潤腸解毒。此為瀉心通腸。清火逐毒之良方。

附註 太乙紫金丹即太乙玉樞丹與紫雪膏。各大大藥房均有精製。出售方不備載。

讀當代國醫大家周君禹錫刪補清太醫院治瘟速效書後 隆昌蕭尚之

瘟疫為急性傳染之大病。殺人最多。死亡最速。是誠國家民族之大患。而為人類之公敵。故我醫界先哲。為保民計。著書救世。費盡苦心。乃其法其方。在當時原有特效。靡不活人無算。迨延至數十年或數百年之久。按其法用之。則又有效有不效者。以空間時間。不能無變遷。而醫者拘守成方。少化裁通變之過也。况氣運推遷。病變加厲。其間更有古無今有。昔微今甚之病。則以今世輪軌大通。交通便利。東亞之病。既可流行於美歐。西方之疫。復可傳播於震旦。飛機翱翔於天空。汽車奔放乎地上。烟火之毒。游行氣交。人居其間。無可避免。原因既較古昔為複雜。病變亦因此而加厲。則治療之方法。更不得不因時而制宜。又况兵燹流離。死亡遍野。屍骸暴露。掩埋失時。臭穢毒氣。交結蘊蒸。氣流傳播。速於置郵。行見不死於刀兵。亦斃於瘟疫。哀我人



羣。何辜遭此。存心之士。怒焉憂之。此所以有重印治瘟速效之舉也。是書流行於世。幾三百年。其間救人。不知凡幾千萬。其中所引用之方。如升降清化湯。加味三黃石膏湯。暨加味涼膈散等。大約以太倉公火劑為主。火劑者。治火之劑。即黃連解毒湯。而更複以蠶蟬之清化。大黃之濁降。用以治亂世有同火化。釀成風淫火淫之毒。厲瘟疫。誠有合於仲聖論疫。清濁互中之奧旨。平脈法中此段。喻嘉言陳載安王潛齋楊如侯皆指為論疫。周學海葉子雨劉仲遠則謂不然。其說甚辯。智仁之見。各有不同。不必強也。嘉言三焦治法之金針。折衷於聖而不背。徵諸於賢而不阿。合於時代而效速。故近日國醫大家周君禹錫猶有取焉。第論中既明辨瘟疫與傷寒種種之異。又明知火毒蟠結三焦。則其裏為有根。斷非傷寒之比。亦復混用柴胡。得毋慮火毒益愈上攻。橫流衝決。不可復制。以速其斃。其害亦大。故周君刪之。

俞氏解毒承氣合犀連承氣為清熱瀉火逐毒。三焦通治之特效良劑。實較本論原

方。尤為圓滿。故周君棄彼而取此。至葉氏甘露消毒暨神犀丹二方。一治溼溫時疫。着於氣分。而為之肅清氣道以祛之。一治溫熱暑疫內舍營分。而為之清解其血毒。善用者準此化裁。既要而圖。更可以應無窮之變。周君補之。得無以夏秋時疫流行之際。此種病為獨多歟。瘟疫厲毒。急性傳染。氣機痺塞。血凝不流。存亡繫乎呼吸。救急必先開閉。開竅救急丹實能起死生於俄頃。即一切閉證。用之皆效。惜品價珍昂。修合需時。苟非先事預備。倉卒何能救急。此則有望於當道賢者。在野善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在瘟疫流行之際。大批修合。以宏救濟。是亦保全民命。造福人羣之一端也。若殊雄化毒丸。確亦便賤之救急良方。窮鄉僻壤。亦能辦到。存心君子。幸勿忽諸。又瘟疫之急而又急者。呼病即亡。延醫不及。急救之法。無由而施。豈但吾為此懼。孰不惴惴自危。此則宜遵聖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之古訓。豫防之藥。輕清

芳烈。辟穢解毒。加味清芳辟邪湯。

鮮青蒿。鮮菖蒲。薄荷葉。鮮澤蘭葉。各一錢。五分。鮮薑。茅根。各一兩。金銀花。六錢。生薑。豆一兩。連翹。淡

竹。鮮荷葉。各三錢。鮮蘭草。十尺。灯芯。一扎。輕煎。即入藥汁。磨太。紫金丹。或紫金院

錠。亦可。在瘟疫流行之際。平人預服數劑。一消未形之患。如自覺背微惡寒。麻痺。頭

額暈脹。肢微麻。胸悶欲嘔等症。即。乘疫之報使。急服數劑。輕者即愈。重者減輕。屢

試有驗。妊娠忌服。若在窮。或貧屢之家。無力購買。即不用紫金丹錠。亦可。

又昌可少哉。司。入才暇。故僭補之。又按古無瘟字。故瘟溫往往混同。立論夫溫為時

之正病。瘟乃急險之厲毒。受之者大則一省一城。小則一郡一鎮。互相傳染。所感

之因雖同。所患之證不一。如頭面頸項頰頰並腫者。為大頭瘟。發塊如瘤。徧身流走

者。為疔瘡瘟。胸高脇起。嘔血如汁者。為瓜瓢瘟。喉痛頸大。寒熱便秘者。為蝦蟆瘟。兩

腮腫脹。憎寒惡熱者。為鸕鷀瘟。遍身紫塊。發出微瘡者。為楊梅瘟。小兒邪鬱皮膚。結

成大小青紫斑點者。為葡萄瘟。種種表現。皆為有毒之確證。與其他新感伏氣之溫

熱病而不兼毒者。大有不同也。後賢即溫字省。加疔為瘟。以示區別。非為無故矣。

準此以推。則瘟字從溫而溫者大之氣也。故凡伏氣新感諸溫而兼有毒者。現症雖不若是之急險。亦能傳染。則亦可謂之為瘟疫矣。疫者役也。省才加疒為疫。猶徭役之謂也。各種急性傳染病。皆能流行似役。則直可以某種之疫名之。而不得混稱之為瘟疫也。又明矣。竊謂當今之世。就吾人觀察所及之種種原因。既如前所述。果不幸而余言偶中。則此後急性傳染。必以風淫火淫之瘟疫為最多。茲編所述。擬防世急。雖簡而又簡。然於民族國家。或亦不無小補。夫亦曰盡各個人之天職云爾。周君與余。豈敢好妄動筆墨。而不畏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耶。雖然。猶未敢自信也。我海內外醫學界諸大師。其亦有以教而正之。使不誤天下與來世歟。至瘥後之藥物食物氣候情慾起居等調理法。則諸名家言之詳矣。而尤以先哲何廉臣氏校勘通俗傷寒論所載最為完善美備。嘆觀止矣。茲不復贅云。